

美国女记者眼中民国初的上海(3) ◆【美】宝爱莲 著 杨植峰 俞梦恬 译

学习中文

同事里有一个华裔员工李先生,他是密苏里大学毕业的。一些涉及中国本土事务的采访,总由他作陪。他见我整日家的疯忙,很看不惯,告诫道:“庸碌者无为啊。”并建议我花时间修炼,还会说:“静修片刻所得,虽蓝田美玉不煊也。”一个记者劝人修炼,实在是有些奇怪。然后有一天,他突然笑嘻嘻地劝我学中文。

道约尔一听就有异议,说外国人一想要掌握中文,脑子立马就会混乱起来。中文难且不说,方言也太多,学不胜学。但李先生不为所动,自说自话就请来了一个中文老师王先生,逼得我没了退路。王先生每天早晨八点准时到,若逢下雨,他是绝不出现的,因为他是温室里的植物,经不起风雨。

王先生细瘦修长,椭圆脸庞,总是面无表情。走路时身体摇摆不定,仿佛弱不禁风的幼柳。背地里我管他叫柳先生。他穿灰色的绸子长衫,黑马褂,镶着裘皮边。声音黯哑,细如游丝。手指细长,缓慢地挥动,甚是优雅。有时悬停在半空,那造型仿佛大理石人物雕像上的那双手。王先生真是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典型啊。

就这样,每天早晨,我跟着王先生,反反复复念着中文的单字、词组和句子。和中国学校里的小学生一样,我的学习就是大声朗诵。于是渐渐掌握了少量的词汇,也免不得一有机会就炫耀一下。有一次吃饭时,把鸭子念成了上海话的“鞋子”,遭大家取笑,从此才收敛起来。日复一日,我管窥到了中国文字的诗意之美和丰富的视觉意象,觉得学习中文,还是颇为引人入胜的。

李先生每天给我送一份中文报,

让王先生择要讲解。那些内省省份政治纷争的简讯对我毫无吸引力。各路军阀调兵遣将的消息同样索然无味。其实王先生对这些也是兴味索然的。他的世界与这些打打杀杀实在隔得太远了。而报纸上最吸引我的,倒是那些离奇古怪的社会新闻。

与此同时,与普通中国人的接触也在增加。有一次去福州路的杏花楼吃饭,很开眼界,发现中国人有自己的幽默感和作乐方式。吃饭时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跑堂的来回奔跑,菜一道道往桌上端,似乎无穷无尽。包间里的中国食客纵情大笑,大声猜拳,大口喝加热的黄酒。书富姑娘坐在他们身后婉转啼唱,客人们有的在听,有的只当她们没到。小男孩们嬉笑打闹,跑进跑出。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上海的餐馆里,吃饭的都是男人,如果有女性出现,必然是青楼女,从来没见过上海男人带自己的太太或女儿出来吃饭。我不禁想,看来是没机会认识本地女孩子了。

所以,学习中文也扩展了我的采访范围。

电报采访孙中山

风云突变,我发往纽约的新闻稿,也随之内容大变。

中国的各路军阀开始蠢蠢欲动,为再次发动大规模内战做准备。编辑部收到内地发来大量电讯,据此判断,初夏到来前,战争将在全中国爆发。

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内战?我一下感到了茫然。

到上海后的几个月,我没有向美国发送过政治新闻报道。除了上海,我对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知之甚少,而对上海的了解,最多也就到



上海外滩,作者就是从这里登上

上海周边的乡下为止。但报社的其他员工对中国的局势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着战争带来的影响。我的无知,连我自己都觉得无法容忍。我只知道事情的表面,却无法揭示这表面现象下,局势在做何种演变。于是,我开始研究学习在北京、天津、汉口和广东的通讯员发回报社的电报。尽管王老师反对,我们仍请求他从各种中文日报中挑选一些政治新闻并解释给我听。我逐字学习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地图。我开始了解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上海仅仅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点,就像是开启一扇大门的把手。

李先生和其他同事也常常解答我的问题,但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宋美龄。她认为有必要帮助我了解这些知识,于是特地抽出时间,向我解释中国的政治版图。她煞费苦心描绘了一幅中国革命运动的图表给我,我开始渐渐明白,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中国一直以来累积的革命成果,终于造就了后来的蒋介石政权。她的清晰阐述,使我了解了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

简言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通过种种手段当上了中国的大总统。

他在十八个省任命了十八个督军。他死后,每个督军都自立山头,盘剥人民,并幻想当上袁世凯第二。于是,便诞生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谓的军阀。为争权夺利,抢夺地盘,军阀间开始混战。1917年、1918年、1919年及1920年,每年都有大战发生,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泥海。

孙中山的共和主义理想受到责难。他难以立足,不得不带着追随者逃往广东,另立南方共和国,并自任总统。因此,到了1922年,中国事实上分裂成南北两个政权。徐世昌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孙中山则是广州的南方国民政府的非常总统。此时,直系军阀曹錕和吴佩孚将军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准备联合攻占北京,孙中山和他的下属蒋介石将军也在努力成立一支自己的军队。美国的报纸纷纷把中国的政治运动作为报道重点。一天,国际新闻社的法莱士(Barry Faris)从美国给我发一份电报,要求我向孙中山先生索取一份声明。于是我便发电报给正在广东的孙中山,他回电说:

本人已说过,我们南方国民政府移往广州,其目的,乃是为了统一中国。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创建中华

民国的人却没有机会将中国治理成为一个共和国,并展现这个国家积极进步的一面。你作为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除非你了解这个事实并铭记于心,不然你只会看到这个国家现阶段混乱与无能。而我则坚信,这个阶段所蕴含的潜力和前途超越欧洲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中国如果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并推进现代化。而任何一个独裁君主或是军阀都无力实现这一目标。这需要我们全体人民通过建立议会制政府共同努力来完成。南方国民政府正在集合军队,是为了在入夏前迫使武汉的北军前方部队懂得什么是进步力量。

同时,中国还必须统一起来对抗日本。

而针对现阶段中国的情况,孙中山在1922年所发表的预言则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日本声称,希望在中国寻求解决其因人口过剩以及原材料匮乏而导致的工业衰退的方法,以此论调来掩盖其占领中国的真正目的。事实上中国内陆已经过度拥挤,而中国边缘的满洲及蒙古地区的条件并不适合日本人的需求,至于我们的原材料,则一直都通过常规的贸易渠道输往日本。因此,日本的动机纯粹是政治性的,目的是将中国作为它的殖民地。日本的在华政策旨在独占中国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以迫使美国与澳洲向日本移民者开放大门。这足以证明,中国的未来命运是关乎美国根本利益的,对美国来说,帮助中国并非一种利他主义的义举。

(摘自《民国群雄采访录》宝爱莲 著 杨植峰 俞梦恬 译 团结出版社2015年5月版)

沈寂口述历史

沈寂口述 葛昆元 撰稿



走过来,问情况。顾老师对李校长解释说:“他是我的学生,上课来晚了,我就让他坐在教室里旁听。”这时,教务主任就在李校长耳边说了几句话。

可能是说我刚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的。李校长听了,非但未赶我走,反而让教务主任把他坐的那张椅子拿过来。我有点害怕了,我担心,他要训斥我了。可是,待到椅子拿来放好后,他却让我坐上去,在教室门口旁听。当时,我一下子愣住了,在场的其他人也愣住了。他却和蔼地对我说:“你就在门外旁听。”说完,他就和教务主任走了。当时,我非常感动。我听了这最后一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复旦大学。

这个时候给柯灵主编的《万象》,投稿的青年作家中有“五虎将”,其中有石琪、郭朋和我三人。郭朋是安徽人,他的父亲在国民党政府里做官。抗战爆发以后,郭朋先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崇拜沈从文,后来他到上海震旦大学学医科。他一到上海,就给《杂志》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盐巴客》,是讲云南私盐贩子的故事。不久,他又写了第二篇小说《铜棍子》。云南有铜矿,矿里用童工,童工又叫“铜棍子”。他写了铜矿童工的凄惨生活。

他在上海《杂志》上发表了这两篇小说后,一下子就出名了。石琪写北京天桥艺人生活,生动活泼。而我是专门写农村的抗日斗争。别人称我们为“江湖三剑客”,是粗线条作家。“五虎将”中还有两位是沈毓刚、徐慧棠,他们俩专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沈毓刚原来是散文作家。

与此同时,上海产生了东吴(大学)女作家四姐妹,她们是施济美、程育真(程小青女儿)、俞昭明、邢采雨(胡山源的麾下)。

“五虎将”,为《万象》《春秋》《杂志》《小说月报》《大众》等刊物写小说、散文等稿件,读者多,很出名。“五虎将”中经济情况最差的是石琪,我们叫他《杂志》写小说,他就化名唐萱、肖群投稿。我们五个人关系很好,每个星期在震旦大学碰头一次,晚上到洁而精饭店吃晚饭。这个时候“五虎将”在上海已经很有名了。陈蝶衣编《春秋》杂志,每次都在咖啡馆向我们约稿。我们把稿子交给他后,每次都会发表的。柯灵要在《万象》出小说特辑,有罗洪等名作家写,也约我们写一篇。我就和石琪合作一篇。

19.我的童年时代结束了

“哦。”我想说谢谢,却怎么都觉得有点不对劲。“还有一个,戏说乾隆的贴画,程淮秀的我留着啦,四爷的还给你吧,再送你两张喜儿和贾六的。”“我说怎么哪儿都找不到了!原来被你偷走了!”我愤愤地把贴画揣到了怀里,“还有那些展护卫的呢!”“抄班长作业,送给她了。”秦川大言不惭地说。

“秦始皇!”我尖着嗓子叫起来,“这些全都是我的!你赶紧搬走吧!我再也看不见你了!”

我一边嚷一边把秦川往外推,秦川挣扎着不走,我干脆插上了门。秦川在门外把玻璃窗敲得咯吱咯吱响,大声喊:“我真走了啊!走了可就再也不回来了!”“快走!快走!快走!”秦川愤愤地离开,还嘟囔着,“那些是你的,可锺舒卡都是我自己的呢!”

我翻开床上的小玩意,发现里面还真有那么几张林志颖的镭射卡,我最喜欢的明星就是林志颖,那时候只要大人给了我一块钱的钢镚儿,我都攒着到胡同小卖部的明星卡片机去换明星卡,抽出谁来不一定,一般都是普通的硬质卡,只有运气特好的时候才能抽出闪亮的镭射卡,要是再抽到林志颖那张,我就要高兴半天。这几张镭射卡成功地挽救了我和秦川差点绝交的友谊,但还是不能改变他要搬离这里的命运。

秦川和秦茜搬走的那个下午,我们仨一起跑到了小学顶楼。北京已经入了深秋,着上了特有的昏黄与灰色。秦茜说要好好陪我玩,我想玩什么都可以,秦川也出奇的恭顺,一句都没跟我抬杠。可是跟他抢着玩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他真的让着我了,我倒觉得没意思了。后来我们就一起跳大绳,秦川和秦茜一人站在一边抡绳儿,我在中间,听着他们喊:“小熊小熊你转一圈儿,小熊小熊你摸一下地,小熊小熊你滚出去!”

我一下跳着转着,天边的大雁擦着昏黄的云彩排成人字向南飞去,远处胡同里灰色的平房连成了一片,谁家院里的柿子熟了,沉甸甸挂了一树,那棵我们常爬的大枣树也深深地伸展开了枝丫,时不时有风吹过,窸窣

窸窣地掉许多叶子,我们院子里升起了炊烟,奶奶可能在烧饭了,院门开着,戴小白帽的秦奶奶出来倒土,她要喊一嗓子川子,我们在小学楼顶都能听见。

这就是我记得童年时代落幕的样子了,北京城在我们脚下沉沉浮浮,最终消失幻化成了别的模样,可就像对要远行的秦川一样,我到最后都忘记了跟它说一声再见。

我念中学的时候,似乎是最好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空气里都飘着一丝繁华的甜味。只要歌星出了磁带,就会立刻红火起来,四大天王、王菲、张国荣、梅艳芳,不光是他们,内地的很多歌手也都有一两首唱遍大街小巷的歌,《朝花夕拾》《同桌的你》《小芳》《纤夫的爱》在街边破了音的大喇叭里一遍遍地放。只要是新拍了电影电视剧就都好看,成龙的动作片、周星驰的喜剧片,还有数不尽的爱情片,国产电视剧甚至能拍到一百集。一家家个体经营的小商铺小饭馆毗邻而立,大家都有了些小钱,都还吃得起买得起,有钱的未见得有多钱,穷的也未见得有多穷,到处呈现出一种足够轻快的繁华。北京就像一个初长大的姑娘,蓬勃而娇俏,她欣喜地发现她身上的各种美,至于会衰老这样的事,根本连想都不会想。

我的少年时代就搭上了这座城最美的节拍。小升初的时候,我没能像班里那些班干部一样保送到最好的市重点学校,也不像其他大部分同学被“大拨弄”到一般中学。读书和教育是我们家最看中的事,我爸我妈一起请我的班主任老师吃了顿萃华楼,班主任便推荐我上了我们区的区重点——灯花中学。

这次我没能和我爸继续成为校友,他上的可是市重点。为此家里人都再三激励我,要好好念书,争取和爸爸再上同一所大学,反正在我们家里没有比读书更重要的事了。灯花中学离家很近,骑自行车十分钟就到了。我还住在灯花胡同,本来说好的拆迁又搁置下来,据说因为我们胡同在市中心,又有古建,很可能就保护起来不拆了。这事让我懊恼了很久,觉得小船哥、辛原哥还有秦茜秦川他们都被白白撵走了。

曾少年

九夜茴

